



## 法論 貨幣分家，後果嚴重

自從聯盟政府和行動黨政府宣佈星洲與“馬來西亞”將各自發行貨幣以後，星加坡與聯合邦的工商界人士都紛紛表示“遺憾”、“失望”和反對。衆所周知，星加坡同聯合邦在經濟上有着密切的聯繫，在傳統上，星加坡是聯合邦產品的最大集散港口，聯合邦是星加坡入口商品的主要市場，在經濟上有着唇齒相依的關係。正是基於這種情況，星加坡與聯合邦一直使用共同的貨幣。

現在，在李光耀集團和阿都拉曼集團執政下的星加坡與聯合邦，正越搞越分離。這是為什麼呢？真的是因為星加坡“獨立”了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帝國主義進一步分割我們的國家馬來亞的嚴重措施。星加坡“退出大馬”而“獨立”，這本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策略，其目的是企圖製造一個華人佔多數的星加坡和一個馬來族為主的聯合邦之間的對立，妄圖分化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人民能更好地團結起來的反帝反封建。貨幣分家，是帝國主義分割馬來亞的整體陰謀的組成部份；貨幣分家，勢必破壞聯合邦與星加坡的經濟聯繫，勢必給我國的工商業造成損失，勢必導致星加坡與聯合邦的進一步分家。這難道是我國人民所願意的嗎？絕不！李光耀集團與阿都拉曼集團決定貨幣分家，這是完全違背民意的，是不得民心的。

據說，貨幣分家的直接因素，是對負責發行貨幣的中央銀行總裁權力問題的爭執。行動黨政府不願意將它的資產交給“馬來西亞”中央銀行，除非它權力同“馬來西亞”政府共同支配與控制中央銀行。然而，“馬來西亞”却不答應，它以“太上皇”自

居，要星加坡政府一切唯命是從於它，貨幣問題、中央銀行權力問題、星加坡一概無權過問，“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李光耀集團却不甘願，故只得自行發行貨幣了。這種說話，固然有其真實的一面，但却不是問題的根源。

星加坡自行發行貨幣，將引起很嚴重的後果，對星加坡的經濟將產生十分惡劣的影響。行動黨政府的所謂“工業化”政策，搞了五、六年，進展緩慢，可說是“半空弔”。原料、市場問題無法解決，而資金呢，又主要是來自美、英、日等帝國主義國家。所謂“本地工業”，其實是“外地工業”。至於轉口貿易，連行動黨的頭子們自己也認為，這不是可以長期依靠的。在這種情況下，星加坡沒有自己的出產（“新興工業”的產品不過是外國壟斷資本的產品，賺錢的是外國老板），沒有廣大的國外市場，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賺取外匯，也沒有足夠的外匯儲蓄，這樣，星加坡的貨幣那里會值錢，那里會穩定呢？拉惹勒南（所謂“星加坡共和國”的“外交部長”）竟然拿瑞士來同星加坡比，說什麼瑞士比星加坡小，其貨幣却非常有價值而且穩定。誰都知道，瑞

士出產的鐘錶馳名世界，單靠這項，瑞士就可以在經濟上站得住腳，星加坡出產了些什麼呢？如果說行動黨政府善於出產種種反人民的法西斯法令和條例，這倒是真的，可惜這些東西不能拿去賺取外匯！

依我們的看法，千條萬條，總歸一條，那就是星加坡本來就不能真正獨立，本來就不能從馬來亞整體中分割開來，因為星加坡同聯合邦在地理上、經濟上、人民關係上，都是密切不可分割的。現在硬硬分割了，就不可避免地給全馬人民帶來極大的不便，給全馬的工商業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手腳本來是不能從人體中分割出來的，硬硬分割開來，情景如何，可想而知。如果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實現了真正的獨立和統一，那麼，什麼“公民與非公民”問題、“旅行限制”問題、“貨幣分家”問題，全都不會存在了。因此，我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民族工商者，以及愛國的人們，都應當聯合起來，共同為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而奮鬥！



哲學知識

馬哲

# 談生產力與上層建築的關係

在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中，基礎決定着上層建築，而構成這經濟基礎的是社會發展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生產關係的總和，上層建築是應基礎的需要而產生並為基礎服務的。——這是歷史唯物論的根本原理之一，相信學習過哲學或對一般社會科學有認識的人都會懂得。

然而，在學習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假如不是採取靈活的、對事物全面觀察、具體分析的認識態度，而是刻板地、孤立地去認識它、理解它，反而會使自己在現實面前對這個問題產生混亂、模糊和糾纏不清的感覺。比如，有些人，就往往把生產力也包括到基礎裏面去，對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原理作出了許多曲解和不必要的誤會，引出許多笑話；這是很不應該的。正是為了替這些人掃除模糊不清概念，以下我們來談談生產力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問題。

大家都知道，生產方式這個概念包含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兩個方面。這是兩個矛盾的對立的東西，同時存在於一個統一體的社會中；由於這兩個矛盾統一物的作用，才促使社會向前發展。從這一點看來，事情就很明顯了；當我們說：上層建築是受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所決定的時候，指的便是生產方式的一個方面，就是生產關係這個方面，並沒有包括生產力在內，也就是說並不指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總和才真正構成社會發展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上的經濟基礎，由於這個基礎的作用和需要而產生上層建築並決定着上層建築。這都是直接的，生產力就並不可能這樣直接對上層建築發生影響作用。

生產力為什麼不能直接決定上層建築呢？這正是因為生產力不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假如錯誤地把生產力也當作經濟基礎而認為可以直接決定上層建築的話，那就會變成生產直接決定思想，生產力和生產技術水平越高的國家，上層建築也就越是進步，這樣一來

，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今天生產力和生產技術都很高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上層建築反動和腐敗的原因。例如，以美國來說，它的生產力和生產技術之高，在目前來說，還是佔世界首位的，但是它的上層建築可就相反地是世界上最腐敗和最反動的；另一方面，被它侵略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由於建國歷史的短促，在生產力和生產技術方面和美國比起來，當然是低了一些，可是它的上層建築都是比美國的進步得多和優越得多。

再就中國和蘇聯來說，蘇聯自十月革命成功建國至今，已將近五十年，它在生產力和生產技術方面當然是比歷史短的中國高一些，但是，蘇聯自從克魯曉夫上台，鼓吹修正主義，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以來，國內私人所有制經濟已經出現，而且基礎牢固，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等方面也已經急遽地跟着蛻化變質，成了宣揚資產階級思想和歌頌世紀末情調的工具。由於受了這些上層建築的腐蝕作用，蘇聯不但也培養出了大批阿飛，而且這類怪物的猖狂程度，完全可以同歐美各國的相媲美。據報章報導，莊嚴的莫斯科大學今天甚至已經變成了飛男飛女談情說愛、胡作非為的最好場所、娼妓也已找到了活動地盤，有長期顧客光顧。在政治方面，蘇聯已經變成了革命人民的叛徒，積極幫助美帝國主義撲滅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蘇聯政府還動用過軍警馬隊對付為抗議美國侵略越南而在莫斯科舉行反美遊行示威的各國學生和群眾，並把許多示威者逮捕和監禁了起來——從類似種種情形看來，蘇聯的上層建築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有何差別？反觀中國，就目前來說，因建國只有十六年，總的生產力和生產技術還低過蘇聯，但在上層建築方面却比蘇聯進步和優越得不知多少倍，特別是最近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判一切修正主義思想意識和變節、妥協的文學藝術觀點，更不是蘇聯領袖所敢做的，也是做不到的，因為他們就是這類份子的代表；在政治上，中國在其本國內部推行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把全國人民引向人類最高階級、最幸福社會去的措施不講，在國際事務上，中國更採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積極支援和幫助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這都和蘇聯領導人的作法相反，這樣，誰進步誰反動，誰優越誰腐敗的問題，不是很清楚了嗎？

這些活生生的現實例子，都是說明了生產力不能作為社會基礎，不能直接決定上層建築的最好比喻。

同時，生產力不能作為社會基礎，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來，就是：當一個新的社會制度代替一個舊的社會制度時，必須把舊的基礎消滅和摧毀，如果生產力是社會基礎的話，那就成為不但要消滅由生產關係構成的經濟基礎，而且還要連同把生產力也一併消滅掉，也就是等於說，一旦社會主義革命成功，除了改變那些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係以外，還得把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切生產工具如機械、工廠、汽車、輪

行動黨執政下

# 星嘉坡經濟前景暗淡

從表面上看，星嘉坡市場似乎很繁榮，大小坡一帶，車水馬龍，行人如潮，一般人也都衣冠整齊。此外，建屋局所建的住屋到處皆有，外表也是頗為“壯觀”，行動黨把這些當作它的了不起的“政績”，每逢外國賓客來訪星嘉坡，當局總要拉人家去參觀這些新住屋。然而，如果我們能透過現象看事物的本質的話，就不難透過上述的表面現象，看到星嘉坡經濟前景的暗淡，人民生活的無保障，而這，又是行動黨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

我們可以從行動黨政府的“工業化”政策、勞工政策、失業問題、小販與“霸王車”問題等這幾方面，看出星嘉坡隱藏着的嚴重的經濟危機。

本來，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必須是政治上、經濟上完全獨立自主的。政治上的獨立，必須有經濟上的獨立作為基石與保障。如果經濟命脈操縱在別人手中，政治上的“獨立”就不可能完整，不可能鞏固。因此，致力於發展本國民族經濟，限制乃至杜絕外國資本，使本國（特別是專門進行經濟侵略的殖民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資本無法操縱自己國家的經濟命脈。這是新興獨立國家實行“工業化”的真諦。

星嘉坡怎樣呢？星嘉坡的所謂“獨立”完全是虛假的。行動黨政府在政治上受制於美英帝國主義，做事還要看“馬來西亞”政府的臉色。在經濟上，也受帝國主義控制，同時還受“馬來西亞”鉗制。行動黨政府所吹噓的“工業化”政策，不是旨在發展本國民族經濟，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為以美、英、日為首的外國壟斷資本服務的。目前，星嘉坡的主要工業，都是由外資（主要是美、英、日）經營，或者是外資為主，本地資本為次的。我們看一看武吉班讓的工廠吧，那里的“謙拜”、“福特公司”、汽油公司，規模宏大，但都是美英

兩國的大壟斷資本集團所有的。再看以“新興工業”名義註冊的公司企業，本地資本的數目少而外國資本的為數甚多。而本地資本所有的公司企業、規模小，資金缺，同美、英、日這些國際性的壟斷資本競爭起來，總是吃虧居多。如果行動黨政府有點扶助民族工業之意的話，理應節制外國資本，協助民族資本同外國資本競爭。然而，行動黨政府根本沒有這樣做。我們看到的是，行動黨的寡頭們竟然以政府資本的名義，同外國壟斷資本合資搞所謂“新興工業”。行動黨政府還制定種種法令、條例，剝奪“新興工業”工人的權利，壓制他們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拼命壓低他們的工資。一般在所謂“工業區”工作的工人，每日薪金不過四、五元，如果除掉塊多錢車費與塊多錢膳費茶水費，所剩還有多少呢？儘管親行動黨的“×××工友聯合會”不斷地阻撓與壓制，但“新興工業”的工友依然堅持鬥爭。“裕廊造船廠”工友就曾經不顧“×××工友聯合會”的百般阻撓，毅然進行了罷工鬥爭。

行動黨的寡頭們過去經常叫喊：“工業化”政策將能解決失業問題。然而，最近他們的腔調變了，不再對“工業化”政策大吹大擂了。李光耀最近承認：每年三萬多青年出來找工作，還是個嚴重問題。至於如何解決這三

萬多人的職業問題，連李光耀本人也不提什麼“通過工業化”政策了。看來，連行動黨的寡頭們本身，也不敢對“工業化”寄於厚望。

說到失業者問題，這確實是嚴重的。其所以嚴重，是由於行動黨政府無法為大、中學的畢業生妥善安排職業。這就是經濟的發展太緩慢了，造成了大批產業後備軍和專業人材的“過剩”。如果在一個經濟發展正常的國家（如中國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勞動力只有越多越好，而絕不担心“過剩”。但是，行動黨政府的政策本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是停滯不前的。從它拋出“工業化”這個“法寶”的六年來，因“工業化”政策而獲得工作的工人還不到一萬。而六年來失業的人數已近十萬人。按李光耀的說法，每年有三萬多人出來找職業，倘若有一半人找到職業（其實這是不大可能的），另一半人失業，那末，每年失業人數就是增加了一萬多名。再過三兩年，全星失業總數就超過十萬。這里，我們還沒有估計到一些商行企業倒閉或縮小營業生產而造成的失業問題。如果連新失業者同舊失業估計在一起，那末，在不久的將來，失業的現象的嚴重化，將產生爆炸性的局面。行動黨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呢？它大聲疾呼，叫星嘉坡市民少生孩子，它要取消超時工作領雙薪的制度，它要限制在職工人做超時工作，把超時工作留給失業工人去做。我們就來看一看，行動黨政府的這一套辦法究竟行得通嗎？其後果又如何。

實行“節育”，這固然可以

（轉入第四版）



## 專刊 我黨中央採取紀律行動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八月廿六日之會議上，決定開除朱克利與馬克蘭之黨籍。

### 開除 朱馬 克利 克蘭 之黨 籍

(一)朱克利會於一九六四年十月間被選為我黨之主席，但上任不到一個月，即被反動的行動黨政權所逮捕，拘留至今年五月間，渠曾發表叛黨聲明，及支持行動黨之反動政策，心甘情願地為反動傀儡政權宣揚星洲之假獨立及行動黨執政下之“議會民主”，及污蔑反對黨抵制“國會”之正確行動。

(二)馬克蘭於一九六三年曾任芽籠東區支部執委，於今年三月間發表叛黨及污蔑左翼運動之聲明而獲得釋放。此聲明嚴重地違反了黨的鬥爭目標，及抵觸了黨的紀律。

對於行動黨反動傀儡政權施展高壓手段，殘酷迫害政治拘留者之法西斯暴行，我黨表示強烈譴責，但是，對於那些情願作奴隸而自甘墮落的妥協份子，黨將採取嚴厲的紀律行動給予開除其黨籍。

(接自第三版)

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人口膨脹的問題，但是，孩子總是要生的，生了孩子總是要撫養成人的，成人後總是要工作吃飯的。如果沒有充份的就業機會，總是有人要失業的，如果社會經濟衰退，市場蕭條，淡風頻吹，失業現象必日益嚴重。可見，“節育”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再來看行動黨政府打算取消超時工作的問題。大家知道，星加坡的生活程度高，一般工人每月固定一百幾十塊錢，要維持一家大小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人們不犧牲休息時間與假期，做超時工作以補家用。如果取消“雙薪制”和限制做超時，叫他們單靠那菲薄的薪水，實在很難維持生活。這樣，他們就必然被迫在夜間當小販或去駕“霸王車”。結果，必使小販問題與“霸王車”問題更加尖銳化。至於把超時工作交給失業工人去做的辦法，表面上似乎不錯，其實是行不通的。因為一來超時工作是臨時有的，叫老板臨時去拉人來趕超時，這可不是易辦的事；二來有許多工作是技術性的，是需要經驗的，臨時是否找到適當的人來趕超時，又是一個問題。可見，

這個辦法根本行不通，根本解決不了什麼失業問題，甚至連緩和失業現象也做不到。

行動黨明知道它悍然取消超時工作雙薪制和假期工作三薪制是要引起工人的不滿的，甚至政府公務員、“全國職總”屬下的工會與會員也普遍地強烈不滿，但是，行動黨還是要硬着頭皮去幹，這充份反映了行動黨政府對解決星加坡經濟問題的無能，對於即將來臨的經濟危機的束手無策，反映了它的政治地位的不穩。表面上看來，它似乎很強大，但是，它的實質是虛弱的。

目前，日間小販越來越多，夜市小販更是多得驚人，“霸王車”也越來越多，凡此種種，說明了星加坡經濟前景的陰暗。大家知道，許多失業者為了三餐溫飽去當小販，而許多工人白天收入低微，不足以維持生活，於是也在夜間去排攤做點生意。“霸王車”的情況大體也是這樣。看一看夜市小販的情況吧，他們通常每夜要交付二、三塊錢的攤位稅，但是，現在做夜市小販的人多得很，競爭很劇烈，生意難做，有時一晚賺不到三塊錢，還了稅，就分文不剩了，有時還要貼本呢。夜市表面上看來熱鬧得很

，人山人海，燈光輝煌，商品琳瑯滿目。但是，有那幾個人是去買東西的呢？多數是去趕熱鬧的罷了，去跑夜市是雙手空空，回來也是雙手空空的。如果深入去了解一下夜市小販的情況，真令人感到痛心！

至於“霸王車”，政府是越取締越多，儘管法令十分嚴（如充公車、罰款幾千元，永遠割死車執照等），但是，仍然有成千上萬的“霸王車”滿街跑。據粗略估計，日間的“霸王車”在五、六千輛上下，而夜間則近萬輛，在一個人口不到二百萬的星加坡，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連“巴士”、“三輪車”、“德士”等公共交通工具算在一起，星加坡可說是“交通過剩”了。取締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失業者不願挨餓，他們要吃飯，要生存，這就是一切。如果誰剝奪他們謀生的權利，他們就會同誰鬥爭。現在，行動黨政府通過種種條例、法令，剝奪失業者的生活權利，他們就一定會起來同反動的行動黨政府進行鬥爭。

星加坡的經濟要獲得健全發展，就必須實現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在內）的統一。單靠星加坡，沒有資源，沒有廣大國內市場，而所謂“本地工業”，其實是外國工業，是英國、美國和日本的工業，賺了錢給別人拿走。外國壟斷資本又在事實上控制了大半的星加坡工業與商業。行動黨政府目前的“工業化”政策，勞工政策，沒有一樣是能根本解決星加坡經濟問題的。我們必須努力實現一個民主、統一、真正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而奮鬥，必須打倒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官僚買辦階級，打倒代表上述三股反動勢力的聯盟政權和行動黨政權，讓人民當家做主人，發展民族經濟，使國家真正富強起來。







